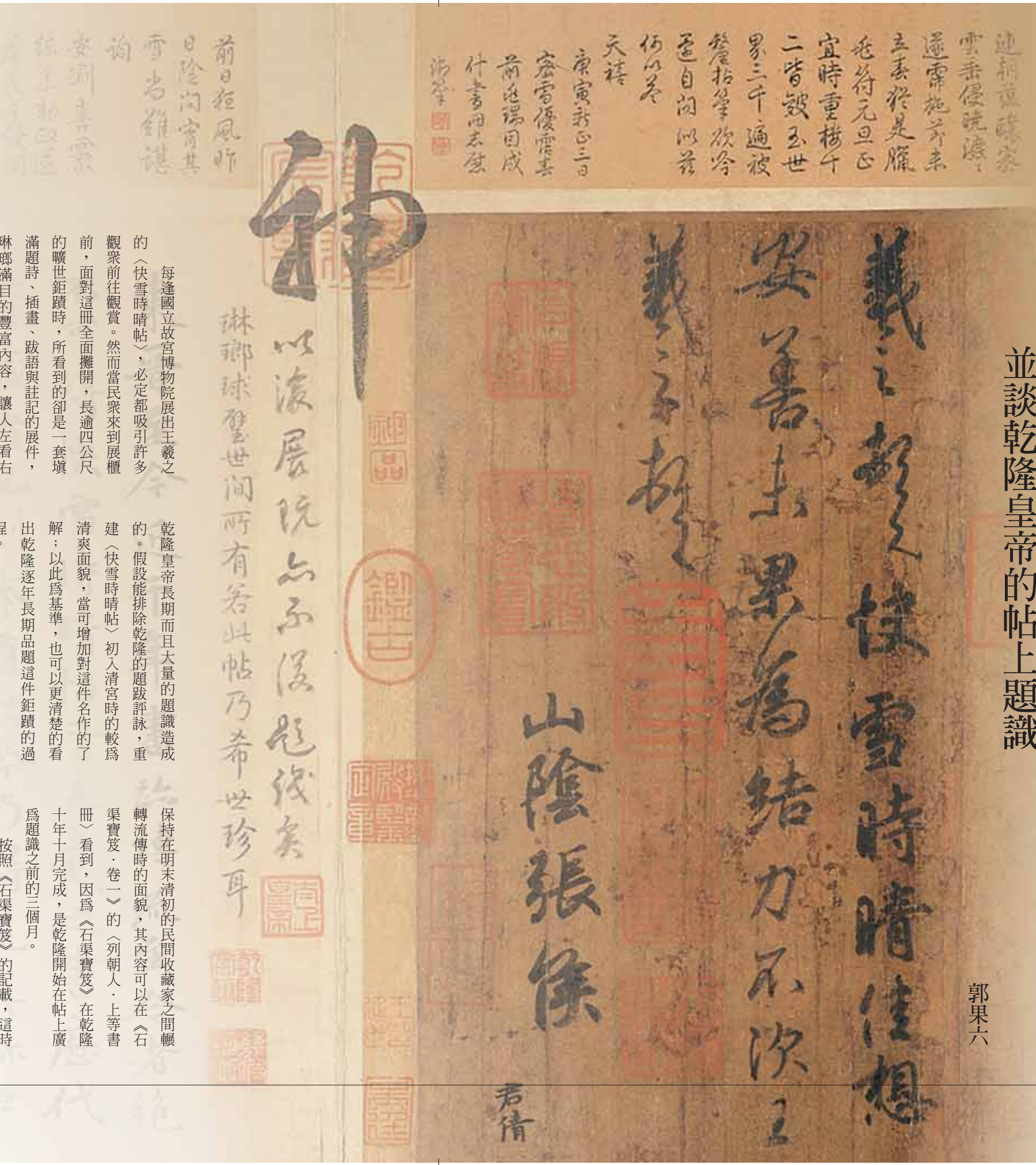


書聖法帖與帝王題識

試尋院藏王羲之〈快雪時晴帖〉的較早面貌 並談乾隆皇帝的帖上題識

郭果六



前日狂風昨
日陰潤雪其
雪者難得
詢
安到
快雪時晴帖

連朝霖霖
雲垂侵曉
遂霽施芳
去去終是
毛符元旦
宜時重梅
二皆致玉
界三千遍
餐拈筆欲
蓬自問何
何心卷
天禧
康寅新正
密雪優霽
前臨瑞因
什書同志
涉筆

羲之
安
善
果
為
結
力
不
次
之
山陰張侯

琳瑯球璧世間所有若此帖乃希世珍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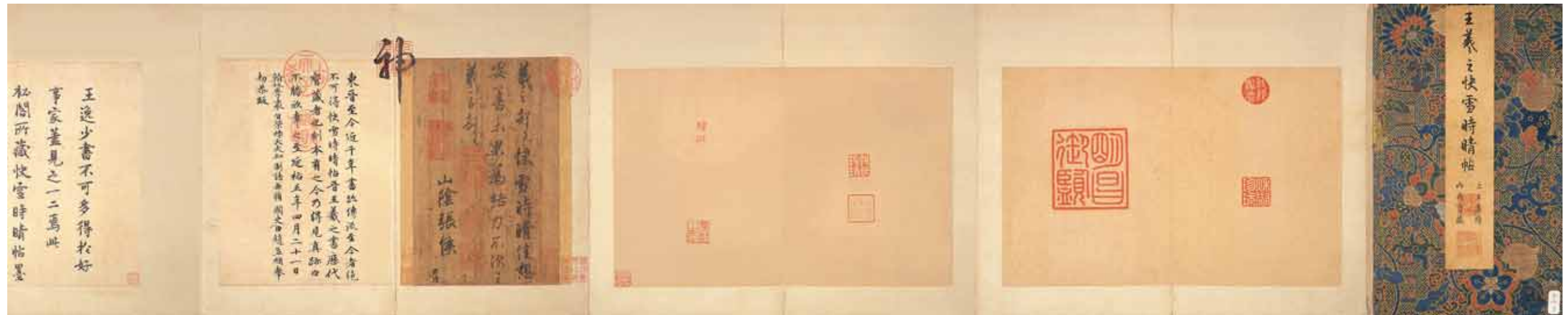
每逢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王羲之的〈快雪時晴帖〉，必定都吸引許多觀眾前往觀賞。然而當民衆來到展櫃前，面對這冊全面攤開，長逾四公尺的曠世鉅蹟時，所看到的卻是一套填滿題詩、插畫、跋語與註記的展件，琳瑯滿目的豐富內容，讓人左看右看，看得一頭霧水，恰似蚊子叮牛角，不知該從何處下嘴。有些人看了半天，還弄不清楚曾被古人視為右軍真蹟的唐人几填本〈快雪時晴帖〉，只佔全部展件的二十八分之一。就算認出從頭算起第五開右半頁才是二十八字的本幅，也因為對這件作品的仰慕與崇敬，不敢放過全冊的其他篇幅，但是要在展場當看懂全部展件的複雜內容，確實又有困難。

無可諱言，如此的觀賞困擾，是乾隆皇帝長期而且大量的題識造成的。假設能排除乾隆的題跋評詠，重建〈快雪時晴帖〉初入清宮時的較為清爽面貌，當可增加對這件名作的了解；以此為基準，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乾隆逐年長期品題這件鉅蹟的過程。

按照《石渠寶笈》的記載，這時的〈快雪時晴帖〉收貯在養心殿，共分本幅、前副頁、後副頁等三部分，再加織錦的封面與封底。本幅除了二十四字的本文與「山陰張侯」四字，左下角還有較小的「君倩」二字。本幅的本文右下，有「廷」與「希世寶」二印，本文之左有「紹」、「興」二聯璽，還有一印漫漶不可識。本幅的前邊則印有押縫的「馮氏鹿菴珍藏圖籍印」，後邊有「王延世」、「吳廷」二印。

〈快雪時晴帖〉入宮前後的面貌

〈快雪時晴帖〉是在康熙十六年（一六七七）由最後的民間收藏者馮源濟獻入宮中。按照乾隆皇帝在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，丙寅）二月所作的題註，到那時為止，「予幾暇臨仿，不止數十百過，而愛玩未已。」但是也只是從乾隆十一年正月，乾隆才開始在原件上大規模題識。因此，早於十一年正月的〈快雪時晴帖〉，仍舊



1 2 3



圖一 乾隆十年十月《石渠寶笈》成書時的《快雪時晴帖》示意圖

本圖據《石渠寶笈·卷一〈列朝人·書冊上等〉》對《快雪時晴帖》的著錄作成，見該書四五七頁至四五九頁。當時此帖包套初入清宮時的原來面目：本幅只有：廷、希世寶、紹、興、馮氏鹿庵珍藏圖籍印、王延世、吳廷等歷朝收藏印。前副頁只見八枚收藏印：秋壑珍玩、明昌御覽、張氏珍玩、北燕張氏寶藏、桴、居、馮銓之印、馮源濟印。後副頁只有九段元明題跋及「永興軍節度使之印」與明人的私印。後副頁未有「快雪堂圖書印」。

入宮之後所加題識如下：

1. 本幅左上角押縫處，乾隆題「神」字，鈐「乾隆宸翰」。
2. 御筆封面標題：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上上真蹟 內府寶藏」，鈐「乾隆宸翰」與「乾隆御賞之寶」。
3. 凡《石渠寶笈》收錄為上等書畫的收藏鑒：乾隆御賞之寶、養心殿鑒藏寶、石渠寶笈、乾隆鑑賞、三希堂精鑒璽、宜子孫。不過此六印是否在乾隆十年十月《石渠寶笈》修成之時即已鈐蓋，仍待考證。據《石渠寶笈·凡例》可知，此書於十年十月完成，且凡入此書的上等書畫必鈐前述六鑒。但是又據乾隆在本帖後副頁之末的題識，三希堂在十一年二月上旬方始設立，因此「三希堂精鑒璽」不可能在十年十月即已存在副頁之末的題識，三希堂在十一年二月上旬方始設立，因此「三希堂精鑒璽」不可能在十年十月即已存在，而「宜子孫」是以組璽的形式與「三希堂精鑒璽」收在同一個印盒，兩者共存。因此至少此二鑒在十年十月《石渠寶笈》成書時，必定尚無可能鈐用。當時帖上是否已蓋上其他四鑒，則無從斷言。《凡例》寫成的時間顯然晚於十年十月成書之時。且在三希堂新創之後，因此此六鑒的真寶鈐蓋時間仍待研究。為求龍統遵循《凡例》明定的收藏鑒鈐蓋規矩，仍將此六鑒視為本帖在收入《石渠寶笈》時，即已鈐蓋。



前副頁有二開之廣，但是全無文字題記，只蓋著八枚歷代收藏印，自前至後，依序是：秋壑珍玩、明昌御覽、張氏珍玩、北燕張氏寶藏、桴、居、馮銓之印、馮源濟印。如此只鈐收藏印的前副頁，留白甚多，紙質精良，後來成爲乾隆皇帝作畫題詩的空間。

後副頁則有九段跋語和題註，分屬元、明二朝。元代有三跋，由趙孟頫、劉廣、護都查兒所作，時爲元仁宗延祐五年（一三一八），當時本帖收在元宮大內。其他六段作於明朝萬曆三十二年（一六〇四）至天啓二年（一六二二）之間。綜合此六段的敘述可知，在這十八年內，〈快雪時晴帖〉先後由王穉登、吳廷、劉承禧三人持有，劉去世後，卻又回到吳廷手中。而此帖被裝裱成現在所見的冊頁形式，應由王穉登在萬曆三十二年重裝所致。以上九段題記只記到吳廷在天啓二年重獲本帖爲止，其後的收藏者馮銓與馮源濟父子，則未作任何文字註記，不過他們留下的四枚鈐印：

本幅的「馮氏鹿菴珍藏圖籍印」，前副頁的「馮銓之印」與「馮源濟印」，後副頁之末的「快雪堂圖書印」，仍明確的記錄了本帖在入宮前的最後落腳處。這時在後副頁上所見的鈐印都出自明代的收藏者與鑑賞者，只有蓋在劉承禧跋之後的朱文方印「永興軍節度使之印」，是早於元朝的印記，但其確實歸屬仍被學界討論。

至於入宮之後所加的題識，就只有乾隆皇帝在本幅左上角御題的押縫「神」字，上鈐「乾隆宸翰」璽，以及封面的標題：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上上真蹟 內府寶藏」，並鈐「乾隆宸翰」與「乾隆御賞之寶」。又因爲《石渠寶笈》規定，凡是著錄的書畫都被評鑑爲上等、次等兩級，各有必須鈐蓋的印鑑，〈快雪時晴帖〉因此蓋上：乾隆御覽之寶、石渠寶笈、養心殿鑑藏璽、乾隆鑑賞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宣子孫等六枚上等書畫的制式收藏璽。其中只有「乾隆鑑賞」蓋在前副頁的「秋壑珍玩」上方，其他五者

都蓋在本幅上。

在此謹以電腦修圖的方式，依據《石渠寶笈·卷一》所著錄的〈快雪時晴帖〉內容（見四五七至四五九頁），做成示意圖，或可稍助觀其大略。（圖一）

〈快雪時晴帖〉與三希堂

直到《石渠寶笈》成書爲止，〈快雪時晴帖〉只被當成清宮收藏中極重要的書法真蹟，乾隆對其珍愛有加，頻頻玩賞，因此原本收貯在乾清宮，後來移入養心殿。但是皇帝只在本幅題了一個「神」字，在封面新題標籤以示所有權，並未刻意題識。可以說，這時的〈快雪時晴帖〉在皇帝眼裡仍然只是一件特出的法書，尚未被賦與特殊的意義。

乾隆皇帝對〈快雪時晴帖〉的看法在十一年正月出現變化，當時正逢新年假期，皇帝一時興起，將本帖重臨一次，還乘興作了五首七言絕句詠讚一番，這五首詩以「摹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真蹟因題左方」爲題，收錄在《御製詩初集·卷二十九》，由於御製

詩的編輯是按日期排列，從此五詩的前後關係可知，此次題詩是在正月十四日。乾隆又見原帖的前副頁紙質精美，心動技癢之餘，利用現成的空白篇幅，以倪瓚筆意寫了一幅〈疏林亭子〉圖。隨後興致未減，還命去年負責編製《石渠寶笈》的詞臣梁詩正、汪由敦、勵宗萬、張若靄……等人，合作一跋，由梁詩正題在尾冊，再令張若靄畫梅花一枝，做爲冊尾插畫，以襯映瑞雪即時。如此一來，原本單純清爽的〈快雪時晴帖〉，在封面之後添加了一開「神乎技矣」的引首，與一開五首御製七言絕句的題詩，在原來前副頁的左半，畫上御筆的〈疏林亭子〉圖，在後副頁之後新加梁詩正領銜的觀跋，與張若靄的梅花圖，乾隆並爲此圖題一「妙」字，上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。自此〈快雪時晴帖〉達到了現在所見的篇幅規模，內容也變得熱鬧了。

如果從時間先後推論，乾隆在十一年正月起意再臨此帖，並大加題識，應當是由當時新收得王珣的〈伯

遠帖〉所引發。依據《石渠寶笈》的著錄，乾隆在〈伯遠帖〉上如此題識：「唐人真蹟已不可多得，況晉人耶。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、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，今又得王珣此幅，繭紙家風，信堪並羨，幾餘清賞，亦臨池一助也。御識。」又識：「乾隆丙寅春月，獲王珣此帖。（下略）」另外又題：「王珣帖與其昌跋，皆可寶玩，即裝池側理，亦光潤堪愛，漫製〈枯枝文石〉以配之。乾隆丙寅春正，長春書屋御識。」可見皇帝在〈伯遠帖〉原件的空白處畫了一幅〈枯枝文石〉，是與古題〈快雪時晴帖〉相同的作法，時間也都在十一年正月。可以注意的是，到此爲止，乾隆固然以擁有三件晉代書法名蹟爲樂爲榮，卻還未曾生出聚三希爲一體的想法。

據乾隆皇帝在〈快雪時晴帖〉後副頁之末的題識可知，新設三希堂是十一年二月上旬的事：「王右軍快雪帖，爲千古妙蹟，收入大內養心殿有年矣。予幾暇臨仿，不止數十百過，

而愛玩未已。因合子敬中秋，元琳伯遠二帖，貯之溫室中，顏曰三希堂，以志希世神物，非尋常什襲可並云。丙寅春二月上澣，御筆又識。」這時在乾隆心目中，三件名作的聚合已不再是一般的書畫收藏，它們是「希世神物」，具備天降祥瑞的意義。這種祥瑞或瑞應的觀念是古老的傳統，但是皇帝本人不便明言，詞臣沈德潛在乾隆十一年三月，奉旨所作的〈三希堂歌〉則表達了這種思想，他說：「晉人筆墨貴鳳髓，……疑有寶光騰起爛爛輝星辰。」因此：「三希名堂世希有，何啻采鳳兼白麟。」把收得三希看成等同於獲得麟鳳的祥瑞，上天藉此垂象，印證聖主臨朝，順天應人，道破了乾隆的心意。看在乾隆眼裡，排名三希之首的〈快雪時晴帖〉，不再只是單純的書法傑作，對它的題識自然也超越了一般的書畫題跋，因而包含了更多的內容。

《石渠寶笈·附》所著錄的乾隆帖上題識

《石渠寶笈》對所收書畫的著錄



⑥-1

①

⑤

②-1



⑧

⑦

③

④

⑥-2

圖二 《石渠寶笈·附》所著錄的《快雪時晴帖》示意圖

本圖據《石渠寶笈·附》所附《快雪時晴帖》的內容作成，包含乾隆十一年與十二年的御題，見《石渠寶笈》一一六七頁一一七〇頁。此時本帖收在三希堂，較原先在養心殿時新增下列題識：

- ① 前副頁之末，本幅右側有標籤：「快雪時晴帖。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真蹟」，鈐「三希堂」騎縫印，是新立之內標題。
- ② 乾隆十一年正月月中旬御題：「神乎技矣」為引首，其後題五首七言絕句，前副頁左半繪《疏林亭子》圖，詞臣們奉旨作觀跋與梅花圖於後副頁之後。乾隆並在梅花圖上題一「妙」字，上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，必須分辨，此「妙」字非為《快雪時晴帖》而題。
- ③ 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御筆寫《觀鵝圖》於後副頁第四開，並題七言詩（「鶯聲高風有足多」）與跋。
- ④ 乾隆十一年二月題五言詠春雪詩於後副頁第三開（「放勳命羲和」）。
- ⑤ 十一年冬至前後於前副頁右半，題《雪》詩四首：「蘇辭遭遇多枝葉」、「同雲一色難分葉」、「藝圃曾聞輕棹葉」、「拈出天花示迦葉」。
- ⑥ 另有四段詠讚右軍此帖的御題，皆無日期，二在後副頁第一開：「琳瑯球壁」與「右軍此帖」，一為「龍跳天門 虎臥鳳閣」，一在後副頁之末：「王右軍快雪帖」。
- ⑦ 兩段因下雪而展開此帖的題記：「丙寅仲冬雪後」與「丁卯嘉平之望」，皆在後副頁第六開左半。
- ⑧ 「三希堂」印多次出現在帖上，主要作騎縫印。每則御筆題識，也各有諸多御用閒章搭配鈐蓋。



②-2

⑥-3

以殿堂為基準，〈快雪時晴帖〉當時是以養心殿的收藏品入書，後來乾隆將之移入西溫室，並命名為三希堂，因而在清宮內廷新創了一所廳堂。為此，《石渠寶笈》又將三希堂的收藏新闢專章，以〈附〉的名義再次將〈快雪時晴帖〉載入書中。因為補錄的時間較晚，因而得以記錄乾隆十一年與十二年的題識，但是省略了原先在養心殿時本以登載的內容。

三希堂新設之後，即為〈快雪時晴帖〉在前副頁之末，本幅右側加上「快雪時晴帖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真蹟」的籤條，並蓋「三希堂」印為騎縫章，當作新的內標題。

乾隆在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的題識，規模最大，共題了五首詩，畫了〈疏林亭子〉圖，命令詞臣在冊尾加觀跋與梅花插圖，還加了「神乎技矣」的引首。乾隆另在正月十五日觀賞了錢選的〈觀鵝圖〉，並在圖上題了一首七絕（「誓墓高風有足多」）。隨後乾隆於二月二十二日在後副頁第四開的空白處，仿錢選筆意繪了一幅〈觀

鵝圖〉，還將這首七絕題上，藉羲之愛鵝的掌故彰顯其書法成就。此外還有四則仰慕讚賞的題詞作於這兩年，包括後副頁第二開的「龍跳天門 虎臥鳳閣」。這些都是乾隆從書法藝術的觀點在帖上的題識。

〈快雪時晴帖〉畢竟是早已認定的右軍作品，流傳有緒，書法成就更是天下第一，因此正如文震亨在後副頁的〈跋〉中所云：「若夫王媪西施之美麗，有目共識，更無藉余之邪許也。」這件名作已不需要太多溢美之詞了。因此這兩年的御題也包含了書法以外的內容。

對乾隆而言，收藏以雪為主題的〈快雪時晴帖〉固然是獲麟般的祥瑞，但是每年獲得充沛的降雪，才是實質的吉兆。中國以農立國，每年冬春二季，雪要下得夠多才足以確保來年有好收成，所以有「瑞雪兆豐年」的諺語。治國者對雪的關懷不在欣賞萬里雪飄之下的山舞銀蛇，原馳蠟象，或雪霽之後的紅粧素裹，分外妖嬈，而是以丙吉問喘的心情關注每年

首。

〈快雪時晴帖〉收入清宮之後，即保持萬曆三十二年重裝後的格式，乾隆十一年正月的大量題識，新增篇幅都放在原來的前副頁之前與後副頁之後，原有的格局未曾更改，所以乾隆的詠雪詩從十一年到二十九年，都題在每頁本文的空白處；從三十到四十七年則寫在每頁的天頭，自右至左按時間先後排列；從四十八年到六十年，則依次題在每開的前邊與後邊。長達五十年的累積，難免蕪雜，卻也亂中有序，可以按年份一一覆按。這些詩都以下雪記錄為內容，著重在那天下雪，從那個時辰下到那個時辰，積雪有多少寸等等，詩意不甚濃。

如此親筆御題，到了乾隆五十八年癸丑，終於因為年事太高，遂在後副頁第七開的前邊寫道：「予八十有三，不用眼鏡，今歲詩字多，難於細書，命董誥代寫，亦佳話也。御識。」隨後董誥確實替皇帝代寫了五十八年、五十九年、六十這三年的題詩。其中乾隆六十年的那首〈雪〉

詩，作於十月二十八日，因為前一天正是二十四節氣的大雪，碰巧晚上就應節降雪，道二十八日上午巳時，積雪達五寸。當時是乾隆在位的最後階段，正在準備次年正月初一（上日）的傳位事宜，瑞雪竟準確地依節氣而降，實屬吉利，因此乾隆做了這首五言詩：

大雪掄節至，祥雲入夕和。
達晨時疏密，逮已益寥寥。
未切一心望，欣霑五寸多。
古農歸政喜，虔惕感如何。

並令董誥寫在後副頁最後一開的後邊。

除了這首五言詩，乾隆在當天又吟了一首七言絕句：

老矣三年命捉刀，
祥雲應節沛恩豪。
獲麟釐汭迎上日，
七字因之重涉毫。

並且勉為其難的自己將它寫在後副頁最後一開的右上角。這首七言詩以〈題王羲之時晴帖冊〉為題，收在《御製詩五集·卷一百》的三十一

降雪是否充足。因此乾隆在十一年二月，即在後副頁第三開題了一首詠春雪的詩（「放勳命羲和」），同年冬至前後在前副頁的右半連題四首〈雪〉詩（都押「葉」韻，都以「鐵」字結尾），此外還有兩段因見下雪而展讀此帖的題識（「丙寅仲冬雪後」與「丁卯嘉平之望」）。這些詠雪之作與〈快雪時晴帖〉的書法藝術無關，卻建立了乾隆皇帝在帖上每年題詩記載降雪的習慣，多年下來，竟把這本冊頁寫成密密麻麻的詠雪詩集，而且自乾隆十三年起，帖上反而不見有關詠讚右軍書法的御題了。

乾隆皇帝在〈快雪時晴帖〉上的詠雪題識

乾隆皇帝從十一年才開始在帖上題識，結果那一年就題了五首與右軍書藝無關的詠雪詩，如此題詩詠雪一直持續到遜位為太上皇帝方才停止，其間只有十三、十六、二十三、三十一、三十四這五年未曾題詠。每年至少題詩一首，十八年有四首，二十四年與三十五年各有三首，共計六十二

頁。因為是長達五十年帖上題詩詠雪的擱筆之作，乾隆皇帝在詩集中作有如下的夾註：

內府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真蹟，每歲得雪成什，即書之冊中，以徵佳瑞。數十年來書冊幾遍。前歲癸丑因詩字較多，字體逾小，命董誥代書之，凡三年矣。今番應節，恩雪既溥，且早雖命董誥書詩冊內，復成此短句，勉力仍手書之。然則此後既歸政，冊內不復涉筆矣。

自行交代了長年題識〈快雪時晴帖〉的心意及旨趣，並宣示此類御題，將因明年傳位而告終止。

不過這首御筆題詩還不是乾隆在帖上的最後手蹟，因為歸政為太上皇帝之後，乾隆在本幅左側，最早所題的「神」字下方，寫了：「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。」下鈐「太上皇帝」寶，有始有終的做完了〈快雪時晴帖〉的品題。 圖